

# 石峁追音四千年

##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人类已知时代最早口簧

本报记者 张哲浩 马荣瑞

日前,记者从陕西省神木市召开的石峁遗址皇城台考古新发现暨口簧国际研讨会上获悉,石峁考古工作再次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在石峁皇城台地点发掘出土的口簧及相关遗物,是目前已知世界范围内时间(龙山时代晚期)最早,数量最大的一次口簧发现,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皇城台 2017年发掘全景

资料图片

### 1 “簧”,人类拥有的第一件乐器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诗经·小雅·鹿鸣》)相传,“簧”为始祖女娲发明,早在《诗经》《楚辞》等先秦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涉及“鼓簧”艺术的歌诗。其中,成语典故“巧舌如簧”便是出于《诗经·小雅》中与“簧”有关的记述。

音乐史学界一般认为,迟至西周或东周早期,口簧因为其独特的乐声,已进入文人书写系统,而这种音乐的实际产生时间可能更早。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于口簧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2008年,方建军(现任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发表文章称,他曾在1987年(时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系研究生),观察辽宁省博物馆馆藏水泉遗址(相当于夏商时期)出土的长条薄片形骨器,认为其应为“簧”。

文史资料梳理以及系列考古发掘的双重证据,最终确认了口簧是一种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体积较小,可放于口中,且演奏时必须借助口腔作为共鸣腔的原始乐器。口簧至今仍然流行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由于出现于人类音乐文化的萌芽时期,口簧也被学界称为“人类最初音节”“人类拥有的第一件乐器”,成为研究人类远古音乐的“活化石”。

## 成都:把城市建在公园里

(上接1版)

过去几年间,成都先后召开新经济发展大会,出台《关于营造新生态发展新动能的意见》和一系列新经济配套政策,提出组建成都新经济发展研究院、制定实施新经济企业梯度培育计划、设立100亿元新经济发展基金等措施,为新发展营造了最适宜的土壤。新经济的蓬勃发育,成为成都践行新发展理念的有力体现。

“粗放型发展模式没有系统考虑城市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公园城市’模式系统性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加强绿色生态建设。”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说。

### 生活方式之变:在高质量发展中创造高品质生活

“我家出门20米就到了西郊河旁天府绿道,沿着河走五六分钟就到地铁口。”成都市民高先生感慨,现在走路去坐地铁,真的感觉轻松惬意。

西郊河综合治理工程作为锦江绿道的一部分,串联起青羊宫、琴台路、宽窄巷子、浣花溪、杜甫草堂等十多个成都文化景点,给市民的绿道漫步带来更丰富的体验。上班路上看清水绿意、赏四季繁花,为附近居民的生活又增添了一份“安逸”。

近年来,成都以公园城市建设引领市民生活方式变革,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让市民静下心

### 2 解密4000年前的“人类初音”

2016年以来,陕西石峁考古工作者对石峁遗址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进行了分段式发掘,共发掘墙体高度8至15米,墙体长度120米。两年半时间里对墙体外的“弃置堆积”全部过筛,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遗物,其中包括卜骨、陶器、骨针(不少于14000枚)、纺织品、象牙、水晶制品等,以及各类音乐文物,其中包括20多件骨制口簧。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考古领队孙周勇表示,此次石峁发现的口簧为框舌一体的自体簧,框首圆孔外缘保留了绳子拉振时形成

### 3 石峁,世界口簧的祖源地

经文献梳理及与世界其他地区口簧考古发掘比照,考古工作者发现,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5世纪的时间里,包括中国北方(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内蒙古夏家店遗址、内蒙古龙头山遗址、辽宁水泉遗址等)以及蒙古高原和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所在的欧亚草原东部区域(多见于匈奴墓葬),出土的一批早期口簧基本结构相似,均为窄条薄片状,多属于拉线式。从地图上看,公元二、三世纪,一条口簧从中国北方到欧亚草原传播的线路很清晰地显露出来。

“早在距今4000年左右,石峁遗址所在的中国北方河套地区制造了世界最早的自体绳簧,到夏商时期(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向周边传播辐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人

的痕迹,表明该乐器是通过绳子拉振实现簧舌振动发声,即所谓“绳振簧”。

据介绍,此次发掘出土的口簧长8至9厘米,呈骨制片状,由簧鞘和簧舌组成,个别簧鞘或簧头还用Beta实验室分别对堆积内共存的兽骨、麻布进行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绝对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

在弃置堆积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制作口簧的骨片以及半成品,大致可复原出口簧的制作过程,选取黄牛肋骨或动物长骨等质密骨料,经过切

磨骨片,剔刻簧舌,箭尾钻孔,精细加工等四个步骤完成制作。

学界一般认为,口簧具有敬祀鬼神祖先、娱宾遣兴以及爱情表达功能。考虑到石峁遗址的北方“圣都”地位,孙周勇推测,石峁遗址核心区域的皇城台可能居住了承担祭祀职能的乐师阶层。

“皇城台口簧可能赋予了沟通人神祭祀先祖的功能。口簧与骨笛等音乐遗物构成了皇城台区域的音乐形态,渲染了石峁上层的祭祀场景。口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石峁上层控制周边区域,维系区域政体稳定的重要非物质手段。”据了解,孙周勇关于石峁口簧发掘的相关研究成果将于近期发表。

前在欧洲发掘出土的口簧多处于中世纪。与之前口簧发现不同,此次石峁出土的口簧时间最早,且有证据表明石峁口簧的拥有或使用者在当时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这是世界音乐考古中的一次重要突破。

孙周勇认为,石峁遗址发现的口簧,考古背景清晰,共存器物丰富,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可看作是近现代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口弦类乐器的祖先,其传播与流布或与古代族群的流动、迁徙以及文化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探讨欧亚草原廊道早期人群活动的重要线索。



出土的口簧实物

资料图片

(上接1版)一至六年级的语文专题活动都有辩论活动,每个年级根据同学们的接受能力设置辩论教学目标,结合课程内容和生活热点设置主题,以辩论的方式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和运用知识等能力。六年级设置的“生二孩利大还是弊大”“事业型家长和居家型家长哪个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等话题,还引起了很多学生家长的兴趣,他们特别想通过辩论了解自己孩子的态度。

“很多情况下,人们把德智体美劳划分为不同学科不同课程,实际上是人的德智体美劳,人的精神、素质和能力是不可分的。怎样把思想性、道德性、知识学习、身体锻炼、情绪爱好、兴趣养成融为一体?这非常值得我们探索。”中国教育学部副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哲学部主任袁振国说,“谢家湾小学探索的课程整合改革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是学校的创新和创造。”

### 让孩子们真正实现“快乐学习”

如何让孩子们充满兴趣地学到知识?谢家湾小学用许多细小的事情来影响和引导学生,让他们在学习的环境和过程中找到乐趣。

学校取消了统一的上下课铃声,让每个班级自主安排时间;取消了全校一个步调的大课间操,改由各班级自己创编课间操;每节课也不再统一为40分钟,而是按不同的课程划分为30分钟、60分钟和120分钟。刚进校园的一年级学

生在注意力集中时间往往较短,老师在上课20分钟后就组织课间休息,让他们更容易适应小学生活。

长短课的灵活调节,保持了学生探索学习的兴趣,也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针对以往学生户外运动量不够,“小眼镜”“小胖墩”多的问题,学校将体育课由原来每周3节、每节40分钟改为每天一节、每节60分钟,几年坚持下来,学生近视率明显降低,超重学生明显减少。

谢家湾小学的校园里,处处洋溢着营造“乐学”氛围。在学生照片墙上,定期更换同学们在学校的生活动照,每个人都有展示的机会;楼道、会议室、校长办公室,展示着各种学习作品,同学们可以互相观摩学习。学校老师也经常挖掘发现好人好事,并在集体朝会、学校公众号、校长公众号、教师群、家长群等多种平台分享。

在全天开放的大礼堂、博物馆和聊天室,在操场、过道和绿化带都安放了桌椅,鼓励学生走出教室读写讲练。学生的长方形课桌改为圆桌,便于学习讨论;老师上课从讲台“站桩”变成了走进学生中间交流、参与学生学习讨论,课堂洋溢着师生积极互动、相互启发的氛围。

“我们要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将来有希望。”刘希娅说。谢家湾小学实行小干部人人轮流当、合唱节人人上台、体育课人人进赛场、领奖台人人受表彰。通过“人人参与”,让每一位同学都有机会绽放光彩。抽样调查显示,谢家湾小学95%的学生感到在校学习“很快乐”。

## 普希金纪念碑在首都师范大学落成

本报讯(记者于国媛)10月8日,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纪念碑在首都师范大学落成。这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中俄两国建交70周年、首都师范大学建校65周年、普希金诞辰220周年之际,中俄双方为进一步深化中俄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所举行的一项重要活动。

“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化的象征,这座雕像塑造了诗人正在执笔创作的姿势,在俄罗斯,无数人希望能够从这支笔中获得灵感。”普希金博物馆馆长叶甫盖尼·博加特廖夫说。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郑粤和校长孟繁华等人出席了揭幕仪式,并对此次活动的意义给予盛赞。郑粤表示,首都师范大学一贯重视中俄两国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她介绍,今年6月,俄罗斯塔斯社和中国光明日报社举办了“中俄互评人文交流领域十大杰出人物”活动,俄方评出的中方十大人物中,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就有三位,即首都师范大学的两位校友——原文化

部部长王蒙、教育部前副部长刘利日,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纪念碑在首都师范大学落成。这是

普希金被公认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奠基者,也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俄国作家之一。本次揭幕的普希金雕像由苏联雕塑家叶卡捷琳娜·别拉绍娃(1906—1971)原塑,我国雕塑家李斌翻作。此次活动的发起者和倡

议者刘文飞教授感言:“希望这座普希金纪念碑能够成为北京代表俄罗斯文化的地标性建筑。”他说,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向世界展示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实力,促进中俄文化交流,同时,丰富校园文化,通过伟大诗人的形象来陶冶学生们对于文学的尊重、文化的敬畏之情。

下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于国媛摄/光明图片



### 追思

## 把一切的爱献给孩子

### ——追忆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儿童血液肿瘤学开创者胡亚美

本报记者 杨舒

那个总是把患儿唤作“我的孩子们”的“胡奶奶”走了。10月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儿童血液肿瘤学开创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胡亚美因病辞世,享年95岁。

“没有什么比把孩子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更令我感到高兴的了。”生前胡亚美曾说。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在礼堂前告诉记者:“在生命的尽头,胡院士选择了将遗体捐赠给首都医科大学,她把自己的一生,完完整整全部献给了医学!”

### “孩子的主要疾病谱在变化,我的工作就随之变化”

“每次有年轻医生进病房,胡老师总是来亲自为他们披上白大褂。”胡亚美的学生、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教授郑胡铺说,在他看来,这样的仪式感是在告诉他们:把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的责任交到了你的手上,你便不应该辜负。

1924年4月,胡亚美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富裕家庭。1947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的胡亚美来到北京儿童医院的前身——北平私立儿童医院,成了一名儿科医生。

胡亚美曾说,我一直在与威胁儿童健康的主要疾病作坚决斗争,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孩子的主要疾病谱在变化,我的工作就随之变化。

20世纪50年代,营养不良和缺铁性贫血患儿比比皆是,胡亚美选择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攻克缺铁性贫血。她多番采集血样,计算数据,总结出缺铁性贫血及大细胞贫血的临床特点和诊疗规律,制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儿童营养性贫血的治疗方案和预防措施。这些研究成果向全国推广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营养不良性贫血治疗的经典论文。

1962年,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大批腹泻的婴儿涌入儿童医院。为此,胡亚美又把研究重点转向腹泻病。她和团队结合当时中国儿童的特点,制订了有效的输液方案,总结出“先盐后糖,先快后慢,先浓后淡,有尿给药”的十六字输液要诀,推广了关于补液的理论和各种脱水性质的补液方案,使该病的死亡率由20%下降到1%。

1976年,一份关于小儿白血病的调查报告深深地震撼了她——北京市城区1到5岁孩子的死亡率是恶性肿瘤;5到10岁,10岁到15岁,死亡原因排在第一位的

都是恶性肿瘤。而儿童恶性肿瘤中,列第一位的是白血病,约占恶性肿瘤发病数的1/3。然而,当时国内没有一所医院能治疗白血病,在许多人心目中,孩子患上白血病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作为一名儿科医生,眼睁睁看着活生生的孩子因为得不到救治而被病魔折磨致死,胡亚美感到了揪心的痛。虽然已经年过50,但她决心抓紧时间研究白血病,将孩子们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1977年,胡亚美组织成立了血液专业组,开始了试验治疗。她每天详细记录病人的骨髓情况、血象变化等,再依据这些给病人制订合理的治疗方案。为了尽量减少治疗的副作用,胡亚美带领专业组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孩子们测智商,一旦发现智力下降,就及时调整化疗剂量。这一独创的方法获得了成功。

在她的带领下,目前,这种过去被认为“不治之症”的小儿白血病的五年无病存活率已经超过了80%。几十年来,胡亚美治愈的白血病患者超过1000名,数百名曾经患病的儿童上了大学或走上工作岗位。由她引领的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对白血病的诊疗已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 “对我微笑着叫一声阿姨、奶奶,我就感到最大的满足”

在10月7日的东礼堂前,一位老人红了眼眶,他代表全家专程送来了一个花圈。他叫崔群柱,家住北京市原宣武区,几乎是胡亚美治疗过的小患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1951年,9岁的崔群柱患上了粟粒性肺结核,此前,他的四个兄弟姐妹都因为这个病而夭折,然而,他贫困的家庭却无力购买进口抗生素来治疗,当时还是年轻医生的胡亚美了解到情况,就自己掏钱为他买药。后来下乡参加土改,她仍惦记着崔群柱的病情,专门委托科里的护士长为她代领工资并按时买药,最终崔群柱得以康复,并成长为一名人民警察。

曾照顾胡亚美多年的保姆小李告诉记者,这样的故事在胡院士身上还有许多。“胡奶奶习惯把工资和稿费都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方便一旦有小患者需要能及时拿出来,她常说:‘钱在我眼中微不足道。当我治好的病人脱离危险和病痛,对我微笑着叫一声阿姨、奶奶,我就感到最大的满足。’”

胡亚美有一本珍藏的相册,里

面一页页都是她治疗过的小患者,每当有人来拜访,她常常拿出一张照片眉飞色舞地讲述这些孩子的故事,她说:“这都是我的孩子们”。

有一名经胡亚美治愈的女孩,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但学校担心孩子的病还会复发,对录取有顾虑。胡亚美亲自前往学校据理力争,为孩子争取到了顺利入学的权利;有一位叫王小彬的小伙子6岁时患上了白血病,后来经胡亚美治愈。然而在谈婚论嫁之时遭遇了挫折,胡亚美以科学为小伙子做担保,后来,王小彬顺利结婚成家。

胡亚美把王小彬的全家福夹在相册里,没事时总拿出来看一看;还有一位叫吴坤的白血病患者,一旦发现智力下降,就及时调整化疗剂量。这一独创的方法获得了成功。

在她们的带领下,目前,这种过去被认为“不治之症”的小儿白血病的五年无病存活率已经超过了80%。几十年来,胡亚美治愈的白血病患者超过1000名,数百名曾经患病的儿童上了大学或走上工作岗位。由她引领的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瘤中心对白血病的诊疗已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两个孙子啦!”胡亚美的手腕上有很多针孔留下的瘢痕,这是早些年抽血留下的痕迹。有孩子得了黑热病,有的家长血型配不上,又没钱买血,胡亚美一看,血型正和自己的合适,她伸出胳膊,就开始抽血,200cc鲜血就到了孩子的身体里。那时还没有点滴瓶,都是三头管,她就站在那里边工作,边输血给孩子。

郑胡铺告诉记者,胡亚美在每次听诊之前,都会用手把听诊器捂热,每次问诊过后,都习惯起身把孩子放在椅子上,虽然她不会说“你们应该这样”,但这些细节一点一滴影响着他们。

就在不久前,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获批成立,首批全国儿童血液病定点医院和恶性肿瘤诊疗协作组名单公布,胡亚美最为挂心的儿童血液病和恶性肿瘤诊疗力量进一步壮大,她曾说过,这是她的心愿与梦想。

斯人已逝。郑胡铺永远无法忘记,每当患儿康复,围绕在身旁喊起一声声“胡奶奶”,胡亚美脸上那孩童般灿烂甜美的笑容……

(本报北京10月8日电)